

父亲 亲母亲

□ 施伟兴

母亲已86岁,行动不便与轮椅为伴,我早想帮她请个保姆,既能照顾她的生活起居,又能陪她说话聊天,是两全其美的事情。孰料,每次提起请保姆的事,母亲总是一脸不悦,怨声怨气地说,你们兄妹如抽不出时间陪我,索性就将我送到敬老院,你们也就省心无牵挂了。这与其说是母亲在讲气话,还不如说是她对保姆心有余悸。

母亲忌讳请保姆,是有缘故的。几年前父亲卧床不起,母亲又半身不遂,我们就请了保姆。对方嘴勤手不勤,父亲大便拉在身上,母亲闻到臭味去问保姆,她还支支吾吾辩解。母亲瞒着我们,生怕知道后责备保姆,父亲难免会遭到刁难。于是,母亲常常在我们耳边唠唠叨叨:如今能请到有责任心的保姆,真的比孩子考重点中学还难,我们明白母亲的言下之意,就是不让再请保姆。

然而,我们有家庭,虽是轮流陪护母亲,但弄得身心疲惫。兄弟姐妹商量之后,无奈瞒着母亲去中介公司找保姆。

中介公司不大,最多八个平方米,却坐着七八个保姆,听到急着找照顾瘫痪老人的保姆,要么不愿意去,要么开高价。正当我们欲离开时,一个60岁出头的老太谨小慎微地说,如果东家不嫌弃,我愿意去。老太头发些许灰白,身板显得羸弱,且走路有些瘸,她能照顾好母亲吗?

也许她猜出我们瞧她时犹豫不决的眼神,又说,我可以先试工,东家如觉得不行,随时可以辞退我。她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,我们就同意“试工”。

瘸脚保姆姓管,我们都叫她管阿姨。那天聘请她,是她与我对视时,她那自信的目光打动了我。我心想,尽管她身板不硬朗,年纪也稍大点,但只要能陪伴、照顾好母亲即可。

母亲第一次见到管阿姨时,既警惕又敌视,可是听到管阿姨一口标准的绍兴话,转而脸上露出了些许笑容,询问她老家的情况,管阿姨耐心作答……见到母亲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,我们兄妹紧

# 母亲与保姆

绷的神经放松了。

性格倔强的母亲似乎并不排斥管阿姨,我就疑惑地问缘由。妈说喜欢听管阿姨的乡音,喜欢吃她烧家乡菜的味道。其实,管阿姨照顾母亲并不像我们事事迁就。譬如,给母亲吃饭,管阿姨只给母亲系上围兜,让她自己动手吃。我有些不悦地告诉管阿姨,平时我们都是喂母亲的。管阿姨说,你妈右手能动,让她多动动算是锻炼,饭粒掉在地上我会收拾的。管阿姨说得有些道理,我也就不吭声了。

晚上我们回自己的家,母亲与管阿姨住在一起,相处一个星期下来,母亲似乎离不开管阿姨了。管阿姨对我们说,你们都挺忙的,请尽管放心,我也是老人,懂得老人的情绪,会照顾好你妈的。管阿姨看似手脚有些慢,可她做事相当认真负责,活忙完后总是一边帮母亲按摩僵硬的左手,一边说她在农村的趣闻轶事。母亲听着听着会笑出声,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母亲的笑声了。

那天我去看母亲,发现管阿姨手臂有明显的划痕,她告诉我不小心划破的。我叮嘱管阿姨敷点消炎药,如若发炎,就不能下水。管阿姨说,没事的,过两天就会好的。

那天我给母亲洗脸,不知是何原因,母亲猛地抓住我的手,瞬间,我手臂上留下两道指甲印,能看见明显的鲜血渗出。

阿姨,他是你儿子,抓伤他你心疼吗?管阿姨开导母亲。母亲愣愣地望着我,我忽然些醒悟,想到管阿姨手上的抓痕也许就是母亲所为。管阿姨告诉我,这几天阿姨有些急躁糊涂,替她洗漱时,最好给她戴个手套。哦。我认可管阿姨想得细心周到。

管阿姨知道母亲喜欢吃馄饨,独自在门外剁肉酱。妈要大便,我就搀扶着她如厕,厕闭,管阿姨准时地进屋给母亲戴好手套帮她清洗干净,我则陪母亲聊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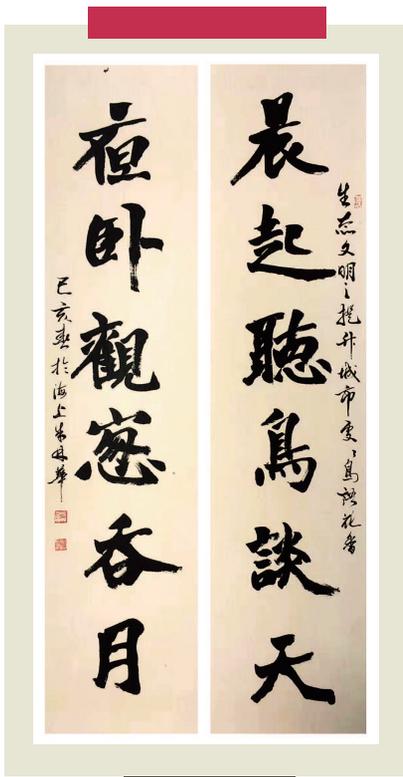
忙里忙外了半天的管阿姨端上热气腾腾的馄饨,笑嘻嘻地对母亲说,阿姨,是荠菜肉馅,你喜欢吃的。母亲闻到了香味,开心地笑了。

望着有条不紊的管阿姨,我想起了

“人不可貌相”的俚语,确实是有道理的。管阿姨尽管年老、羸弱、残疾,干活手脚不太利索,但她做事丁是丁,卯是卯,一丝不苟。联想到如今的家庭对保姆是颇多闲言碎语,请了保姆处处提防,甚至安装了摄像头……东家与保姆的紧张关系就隔着薄薄的一层纸,捅破了,闹得不欢而散,甚至“对簿公堂”。

管阿姨帮忙近一年了,她对母亲照顾非常周到,还不时现编“故事”慰藉母亲。管阿姨为人处世,消除了我们的戒备之心,她遇到事情,我们也乐意相助。如今,母亲已经离不开管阿姨了,我们也把她当成可信赖的亲人,去看望母亲时,主动帮着她做些家务。

我们知道管阿姨对母亲负责、和善,我们也要对管阿姨友善。两好合一好,东家与保姆才能真正的友好。



书法 朱林华 作

□ 张锦渭

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,我到今天还记得我入党的日子,1960年6月18日。

1956年6月,我从唯亭站扳道员提升到开站近两年的新北站担任车站值班员。

新北站位于昆山站与正仪站之间,是一座前无店、后无街的一个农村五等小站。

那时候的火车行车调度,虽然没有如今这样现代化的设计,但人们通过严谨的设计,确保列车运行安全。旅客乘坐火车,需要火车票作为凭证,火车司机把火车往前开,也需要进入前方站的凭证,就是一块铜牌。铜牌原本放在室内的闭塞机里,火车需要通过时,经电话确认,我就从闭塞机内取出一块铜牌,放入专用的路牌袋内,由助理值班员安放在正线路牌架上。然后,我再向东西扳道员下达扳道指令,并到月台上去确认道岔标志显示正确与否,正确,列车就顺利通过本站了。

迷雾大、雨大、能见度极低的时候,臂扳信号机上都要挂上煤油灯。有一年,江苏、上海一带发生巨大的龙卷风,天漆黑,雨狂下,东扳道房一位较胖的中年扳道员害怕了,他不敢将三个油灯挂在信号机上。我听说后,立即前去一盞一盞把油灯挂在信号机上。

小站有15名职工,其中5名职工带家属与小孩,其他均为中青年单身人员,一日三餐由伙食团提供,每人每月先交伙食费10元。我们在宿舍四周种上一些蔬菜,想开荤就步行十里路,到昆山县城购买。

次年我担任车站团支部书记,为丰富和活跃职工的业余生活,我动足了脑筋。我发动年轻职工在车站空地上,用两根报废的枕木作立柱,装上一根铁杆建起一副单杠,再挖一个坑,填入黄沙,跳远跳高的沙坑就建成了;没有半导体收音机,利用休息日去上海、苏州购买各类电器材料组装了一台矿石机,装上天线也能收到多个电台节目;我们还步行10公里到昆山看电影,买回的各种报刊杂志交换阅读……青年团员有时下夜班不休息去苏州站义务卸煤,大家干劲很足,先后有5名青年入了团,我也再次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。

有一次,毛主席到南方巡视,乘坐的专列要通过车站,我被安排在东扳道房再次检查设备、道岔加锁,然后在道岔周围做保卫,当列车安全通过后再回车站。

1958年9月,上海铁路局团委送我到上海团市委学习21天。10月,我被评上海市第二次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,并出席全市表彰大会。

1960年6月18日,经上级党组织批准,我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1960年7月,我离开了培育我成长的小站,调到昆山中心站机关工作。后一直在铁路各部门工作,直到1995年5月退休。

## 培育我成长的小站

忆 往昔

□ 邱伟坚

不少人过年时爱在窗户上贴窗花、添喜气,每次见到,都不禁想起当年做知青时用糖纸作窗花的往事。

那天,指导员把我们带到一排茅草屋前,初来乍到的知青,目光都疑虑在这排茅草棚屋:来上海带队的农场干部可是说住砖瓦房的呀!

草草吃完饭回到宿舍,屋里屋外仔细打量一番:这是一间干打垒砌筑的茅草棚,均为十几个人的大通铺,最奇怪的是窗户仅是光秃秃的白木框子。12月,站在屋里寒风呼呼从窗户灌进,“窗户风凉四面开”,这房子怎么住人?正在议论时但见队里文书携着一卷白纸过来了,撂下四张大白纸和一盒图钉,又挨着门洞跑下一户去了。有人反应快,大概记着《白毛女》等电影里北方窗户的印象,说这个就是给我们糊窗户的窗纸。人总要面对现实适应环境,尽管老大不乐意,

# 糖纸窗花

但也只能这样挡风御寒。没人指点也不懂讲究,只是将白纸铺开往上揪图钉,就这样七手八脚忙碌开了……

一个星期以后当看到当地老乡住的屋子,方才知我们住房还属不赖。农场边上唤作土桥的集镇,趁休息日初来乍到的知青都结伴去镇上逛逛。一路走过,满眼皆是低矮的茅草棚屋不说,窗户皆是在墙头上开了一两个小圆洞,上头胡乱撑了几根树枝,哪像我们有窗纸什么的,冬天老乡朝洞口塞上几把枯稻草挡风,夏天则将稻草拿掉即可通风;墙壁上贴满了一块块状如锅盖般大小的牛屎饼,吹干后用作举炊烧锅的燃料,走过这些人家的门口,里头漆黑一片,一股浓郁的酸臭味飘逸出来……众人看得目瞪口呆。

回到宿舍再看自己住的屋子,就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有比较才会珍惜,知青的草房比老乡的房子宽敞多了:关键是还有窗户,上头还糊有窗纸!到农场

的头一年春节不能回城,于是除夕夜大家纷纷将大白兔糖的糖纸贴到了白窗纸上权作窗花,宿舍里添了几许年味。以后只要有破洞,大家依然用糖纸粘补,窗户纸俨然成了张大花脸。

仅靠一张大白纸挡风遮雨,会有什么能耐,寒风吹破的孔洞可以用糖纸粘,但室内外的温差和屋子潮湿、太阳出来冰霜融化将窗纸润湿透是没有办法补救的,没有两个月,窗纸就全部掉落下来了。徒唤奈何中有人戏谑:咱也学老乡样,朝窗户上塞稻草?听农场老人说,糊窗纸是有些讲究的,应该将两张窗户纸中间夹上网状麻绳,糊在一起糊到窗框上,最好能在窗纸上均匀地涂上一层油,干后挺刮皮才不怕雨淋风吹,只是农场根本无条件去做。

所以,如今当听到习总书记宣布我国农村已全部实现“两不愁三保障”,脱贫群众不愁吃、不愁穿,住房安全有保障时,作为曾经的知青感慨万千。